



## 吴玄小传

吴玄，男，浙江乐清人。已发表小说多篇，著有小说集《男女》等中篇小说《玄白》入选中国作协选编的2000年中国最佳小说中篇卷；短篇小说《未城跳蚤》获浙江省1999至2000年度优秀作品奖。现为《文艺报》记者。



## 谁 的 身 体

吴 玄

—

过客显然是一个成熟的网虫，在他看来，网络是一个比梦更遥远的地方，大概它就是天堂，起码它离天堂比较近，或许就十公里，相当于从中关村到西直门，乘公共汽车一小时内便可到达。所以当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想从杭州赶来 与他见面 过客谢绝了。

过客说，我们这样呆在网络上，不是已经很好，见面就免了吧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 不能免 我想见你。

过客说，还是免了吧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不想见我？

过客说 我 你说的我 究竟指什么？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不要咬文嚼字好吗？我就是我 我想见你 我爱你。

过客说，我也爱你，可是我是谁？我是过客，过客是谁？过客是两个汉字。我就是两个汉字，我应该仰着脸对

同样是汉字的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我爱你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是谁？你是神经病。

也不见得过客就是神经病，也许过客是有道理的，哲学家们早就把人分成了两部分：肉体 and 灵魂。并且根据这种逻辑，人类又制造出了电脑，也分成两部分：硬件和软件。以前，过客对这种分法不甚了解。但电脑的诞生反过来强有力地证明了哲学家们是对的，是伟大的，人是分成肉体 and 灵魂两部分的。过客关了那个叫 OICQ 的聊天工具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他看见的是自己的下半身，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想见的就是这具身体吧。可是过客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迟钝，甚至相当陌生了。上卫生间小便的时候，过客握着自己的阳具，听着尿流冲进抽水马桶的哗哗声响，突然想起了诗人一指，这位名字也像阳具的诗人，正在竭力倡导下半身写作。一指说，所谓下半身写作，就是肉体的在场感，注意，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，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。过客觉着一指说得很好，这样撒尿离写诗也就相去无几了。过客这样想着，就比撒尿更响地笑起来。

你笑什么呢。李小妮在她自己的房间里问。

过客说，没笑什么。我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，觉得很好笑。

真是神经病，你把我吵醒了。

李小妮的责备确实是带着睡意的，过客说，对不起。

过客刚才说了谎，他是被自己的谎言提醒，才转身照一照镜子的，他看见了他的上半身，上半身有头有脸，这个人其实叫傅生，过客只是他的网名，或者说是他灵魂的

称呼傅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直至感到厌恶为止。

傅生在中关村的一家网站当程序员，这是时下最热门的职业之一，月薪 8000 元，在北京也是高薪阶层了。他应该是个成功人士，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叫做过客，大约是读过鲁迅的《过客》吧。那位鲁迅笔下的过客，约三四十岁，状态困顿，倔强，眼光阴沉，沉须，乱发，黑色短衣裤皆破碎，赤足着破鞋，肋下挂一个口袋，支着等身的竹杖。这过客其实跟傅生毫无关系，傅生远不是这般沧桑，深刻，深刻得乞丐似的。傅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白领，虽然那白领因为长时间不洗，从脖子后面镶了一道黑边，不是百分之百的白领了，但那道黑边也只是说明他脏，并不能取消他是白领的资格。镶了黑边的白领下面是西装和革履，上面是脖子撑的一颗大脑袋。那脑袋长得很是幼稚，就像一颗婴儿的脑袋，刚刚从子宫里艰难地钻出来，脸以及额头都呈血红色，还皱巴巴的，头发也像婴儿的胎毛，稀稀的，脑门上尚且空着，而且表情也像婴儿，眼睛总是眯着的，似乎一点也不习惯子宫外面的世界的光亮。傅生一直不喜欢自家的这副尊容，由此也讨厌可以照见自己的镜子。如果身体不是生来如此，而是可以随便更换，他早换一副别样的了，比如过客的那样。其实，他的样子还是蛮有意思的，甚至是可爱的，尤其是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十分可爱，皱巴巴的脸上就像婴儿一样天真无邪又不知所以。与他同住一单元的李小妮就很喜欢他的这副傻样。不止一次当着傅生的面恭维：你的脑袋好玩，抱着这样的一个脑袋就像抱着一个大头娃娃，肯定很好玩的。尽管是玩

笑，但李小妮的意思还是明白的。

等傅生从卫生间出来，李小妮又说，你把我吵醒了，你这个傻瓜。

李小妮把“傻瓜”这个词含在喉咙里，睡意朦胧地吐出来，听起来就很有点意味，傅生只得在他房门口停了一会儿，准备说点什么，但结果什么也没说，就回自己的房间了。

傅生本来和一指合住一单元，是租的，二居室，月租2000元，就在圆明园对面，上班很近。一个月前，一指说，我的房间要让给一位女士住，你没意见吧。傅生说，没意见，当然没意见，不是你女朋友吧。一指含糊说，不能说是，也不能说不是，不过你想谈，也可以谈。然后李小妮就搬来了。李小妮搬家的过程是在傅生上班时完成的，傅生回来，一指房里住的已经是李小妮了。李小妮非常自然，见了傅生，笑咪咪说，你好，你就是一指说的傅生吧。傅生说是。李小妮说，以后就我和你同住一屋了。傅生说好。李小妮又多看了几眼傅生，随后笑咪咪地将目光集中在傅生的脑袋上，傅生被看得不自在，说笑什么呀？李小妮干脆就弯了腰笑将起来。傅生又说笑什么呀？李小妮歇了气，说，对不起，我想起一件好玩的事情，就忍不住笑了。傅生想，她刚才看的是我的脑袋，我的脑袋还能使她想起什么好玩的事情？后来他才知道李小妮笑的其实就是因为他的脑袋好玩。傅生觉着这个李小妮真有意思，也陪她笑了一下。

傅生说，一指呢？一指搬哪儿去了？

李小妮说，我也不知道。

傅生说 他没帮你搬家？

李小妮说 帮了 搬完就走了。

傅生说 你们是诗友吗？

李小妮说，诗友？不是。

傅生说，一指写诗 我以为你们是诗友。

李小妮又坚定说，不是。

傅生就不问了。回房关了房门，平时他是连门也懒得关的，现在他把房门关上了，显然他意识到了李小妮的存在，他是和一位叫李小妮的女人同居一屋了，这个据一指说你想搞，也可以以搞的女人，他还不知道跟她如何相处。有点恍惚，有点莫名其妙，但也有点兴奋，毕竟李小妮是个女人，而且又那么陌生。傅生突然觉得房间变大了，充满了他和李小妮的各种可能性。这感觉是一种傅生喜欢的感觉，便上网找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一说，不对，说一说的应该是过客了。

过客说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和一个女人同居一屋了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干吗告诉我这种消息，开玩笑的吧。

过客说，不开玩笑，我真的跟一个女人同居一屋了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情人？

过客说 不是，一个陌生人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莫名其妙。

过客说 对了 那感觉就是莫名其妙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真的是陌生人？

过客说，也不能说完全陌生，我已经知道她叫什么名

字了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有意思。

过客说，对了，跟一个我只知道名字的女人同居一屋 其余我一无所知 多有意思啊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似乎感到了陌生女人的威胁，说，她长得漂亮吗？

过客说 还行吧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说具体点。

过客想了想，才发现这是个难题，原来一个女人是很难说的，他大学读的是计算数学，他只能向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提供一组数字，该陌生女人年龄约 23 岁，身高约 1.62 米 体重约 50 公斤 五官端正 没明显缺陷 乳房挺大 但具体有多大 没有量过 臀部尚未仔细观察 不详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一定盯着人家屁股仔细观察过 不好意思说吧。

过客说 没看过 真没看过 那有什么好看的 那不过是个拉屎的地方。

虽说没什么可看，但既然同居一屋，你想不看人家的屁股也是不可能的。当晚，傅生就在客厅里看见李小妮的屁股了。李小妮趴在长沙发上看电视，屁股微微弓着，成了最引人注目的部位。好像她看电视不是用脑袋，而是用屁股看的。李小妮又翘了一下屁股，说，你躲房间里干吗？傅生说上网。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吗？李小妮说着坐正了身子，不等傅生回答，又接着说，能不能帮我在卫生间里装面镜子。傅生说，你上卫生间也照镜子？李小妮说，嘻 原来你很幽默。傅生说 我本来就幽默。李小妮说 你

们都不照镜子？房间里连一面镜子也没有。傅生说，我们照镜子干吗？李小妮说，我带了镜子，帮我装上吧。

其实，男人比女人更喜欢照镜子。卫生间装了镜子后，傅生上卫生间就多了一件事：照镜子。只是他不像女人没有任何实用目的。他是对着镜子凝视，直至发呆，那是全神贯注的自我关注吧。好像他要看的不是自己的形象，而是灵魂。据说动物从不照镜子，猩猩们在镜子里看见自己，便很厌恶地离开。人所以比动物高明，因之大约就是人喜欢照镜子吧。傅生从不照镜子到对看镜子发呆，这说明他迅速从动物进化成了人。可惜他照完镜子又把照镜子的事忘了，还以为照镜子是女人的事，他是不喜欢照镜子的。

再说那镜子装好之后，李小妮像一辈子都没照过镜子似的，立即提了化妆袋，上卫生间左顾右盼，对着自己的脸涂涂改改起来，似乎原来的那张脸是副废品。不修改一番就拿不出手。但是这么晚了，化了妆又给谁看？房里仅傅生一人，应该是给傅生看的，可也不一定，化妆可能也像艺术，只是为了自己，而不一定非要给别人看的。傅生不懂这一点，觉得李小妮有点奇怪，连睡觉也要化了妆睡，是不是准备梦里送给谁看？

傅生想完，就回房上网了。

## 二

李小妮的到来，傅生最初的感觉是房间变大了。但是没几天，傅生又觉着事实上房间是变小了。譬如，现在他就不能穿着裤衩在客厅里晃来晃去，以前跟一指使用的

口头禅：操，用在李小妮身上似乎也不合适，时时得提防着这个字不小心脱口而出，这就弄得傅生嘴生，面对李小妮，好像连话也不会说了，好像患了初恋失语症的少男似的。

这就给李小妮提供了一种错误的信息，以为傅生爱上了她。既然人家爱上你了，何况又是同居一室，你总得也给人家一些暗示和机会。女人给男人的机会，通常是让他干活，先是体力活，然后当然也是体力活。李小妮嫌一指留给她的铁床没有人味，要傅生替她买一张席梦思床。傅生说 席梦思 那么大的玩意儿 我哪搬得动 李小妮说 叫搬运工嘛。傅生说 既然叫搬运工 就不用我替你买了。李小妮说，这些活应该你们男人干，一个女孩连床都得自己买，不是太丢分了。这话很有点潜台词。大约就是从这句话开始，傅生觉着他李小妮是没有意思的，当然也不只是李小妮，他对别的女人也是没有意思的。比较有兴趣的还是上网，网上的女人，这跟眼见的女人是完全不同的，网上的女人其实是由想象构成的，譬如一条浮在空中的鱼，它几乎是一句超现实的诗，可能绝望也可能是过于幸福而浮在空中，你能想到它是一个女人吗？

不过，席梦思床傅生还是替她买了。李小妮的回报也是丰厚的，她看见傅生房间里堆满了脏衣服，床上的被子也像是垃圾堆里捡来的，一点也不像白领的生活，就干起了通常妻子才干的活，帮他洗衣服。李小妮以前可能从未帮人洗过衣服，洗着傅生的脏衣服时，仿佛触摸到了傅生的身体，就有了一种亲近、温暖的感觉，她大概就是在替傅生洗衣服时，觉得爱上傅生了。

傅生肯定不知道李小妮洗一次衣服，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对他来说，除了帮他洗衣服，李小妮似乎只是他和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网上聊天的一个话题，自从李小妮与过客同居一屋，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对她就充满了兴趣，不停地要过客描述她的长相。过客说：

我不是作家，我没有肖像描写的能力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教导说，你就像作家那样，使用比喻嘛。

过客就试着使用比喻，但想了半天，还是想不出李小妮究竟像什么，过客说，我确实不是作家，我不会使用比喻，她大概像个女人吧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又问，你们互相有交往吗？

过客说，有啊，我帮她买床，她帮我洗衣服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气死了！气死了！你怎么能帮她买床，她怎么能帮你洗衣服；你应该帮我买床，我应该帮你洗衣服。

过客说，你买床干吗，你不是浮在空中吗？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我妒忌得要从空中掉下来了。

过客说，别掉下来，你知道我爱的是你，我对身边的女人不感兴趣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那我们见面，好吗？

过客说，干吗见面？见到的不就是身体嘛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那身体不是你吗？

过客说，那身体也许是我，可一上网我就把它丢了，你还见它干吗？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不是用身体在打字吗？

过客说，是的，可是你见不到它。

一条浮在空中的鱼说，你觉得这样最好？

过客说 是的。

傅生其实也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不想见一条浮在空中的鱼，大概他觉着自己是一条成熟的网虫。成熟的网虫只活在想象中，如果见面，那想象的生活无疑就毁了，所以不见面是一条原则但不一定，也可能是傅生怕被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看见。傅生上卫生间又照了一回镜子，自己把自己观看了一遍，若说他自恋，是不对的，他照镜子若不是用哲学的眼光，起码也是网虫的眼光照的，他在镜子里看见的不是自我，他看见的那具身体，在他看来几乎多余的，他想把它扔掉。傅生揪着自己稀稀的头发，试图将脑袋从脖子里拔出来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其实反过来把镜子扔掉也是可行的，没有了镜子，就看不见身体，既然身体看不见了，那跟扔掉也就没有太大差别。

可镜子是李小妮的，要扔掉得经她同意，傅生说，李小妮，跟你商量一件事，可以吗？

李小妮说，当然了，什么事？

傅生说，能不能把镜子扔掉。

李小妮说 干吗扔掉？

傅生说，看见自己很烦。

李小妮说 你太好玩了 怎么有这种感觉？

傅生说 在镜子里看见自己 确实很烦 扔掉吧。

李小妮说，那不行，你什么都可以扔，但镜子不能扔，你扔掉镜子，我就看不见自己了。

傅生说，干吗要看见自己？

李小妮说，怎么能看不见自己？

李小妮说着，突然感到自己和傅生说的都很深奥，深奥得自己也不懂了。这深奥自然来自傅生，她就盯着傅生看，先是奇怪，然后是陌生，再然后是欢喜。就像一部使用了陌生化手法的小说，陌生化是要产生美的，美是要产生爱的，那瞬间她再次感到爱上傅生了。

傅生一点也不知道那瞬间竟然被人爱了，他失落道，既然你不愿扔，那就算了。

李小妮说，你是不是嫌自己丑，照镜子不好意思啊。

傅生说，就算是吧。

李小妮说，其实你很可爱，女人很喜欢的。

傅生说，是吗？

李小妮说，是的，你成家了吗？

傅生说，没有。

李小妮说，那总有女朋友吧。

傅生说，没有。

李小妮满意地笑了笑，随后突兀说，我也没有。

傅生若把话题再深入一点，也许就俩人都有了，但这时傅生的电话响了，傅生就回房接电话。电话是一指打来的，傅生说，操，搬哪儿去了，也不告诉我。一指说，你和李小妮怎么样了？傅生说，没怎么样。我在时光酒吧，你和李小妮一起来吧。傅生有点不想去。说，现在几点了？一指说，不迟，才十二点，快点来。傅生犹豫了一下，说，好吧。

傅生走到李小妮房门口，说，一指叫我们去泡吧。

李小妮说，一指？我不去。

傅生就非常意外说 你和一指不是朋友吗？

李小妮说 朋友 是朋友 但是我不去。

傅生若说，那么，我也不去。如果真的这样也许就有故事了，但傅生一个人去了。时光酒吧就在南面不远的一条小巷里，去的通常是一些北大的学生，一指也经常光顾那里，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高谈阔论诗歌什么的，他的下半身写作大概就是在那儿扯淡扯出来的。一指见了傅生，说 李小妮呢 傅生说 我正要问你 她一听说是你 就不来。一指“呵呵 呵呵”了四下 以示他们的关系就是这么含糊不清的，傅生也就没兴趣问了。

一指说，今晚我特无聊。

傅生说，无聊就写诗。

一指说，今晚我想做爱。

傅生不知道怎样续他的话题，只好翻两下眼白，表示他是一个白痴 不懂。一指说 你怎么还是这副死相 跟女人同居了那么些天，也一点改进没有，李小妮跟你真的没有一点事？

傅生说 没有。

一指说，晚上我去跟李小妮睡觉，你没意见吧。

傅生说 没意见。

一指说，那么走吧，我们两个没什么好聊的。

一指和李小妮其实平淡得很，互相聊了几句天，一指就到了傅生房间 说 今晚我睡你这儿了。傅生说 你不是来跟她睡吗？一指说 说着玩的 哪能当真 不一会儿，一指就和傅生挤在一米宽的铁床上睡了。睡了一会儿，傅生又被一指挤醒，他好像刚做一个梦，一指把腿搭到他的腿

上 傅生就醒了 很是失落。现在 他讨厌的不是自己的身体，而是一指的身体，而且一指还像猪那样打着呼噜，傅生不客气踢了他一脚，一指停顿了一下，又更响地打起呼噜来，傅生又狠狠踢他一脚，一指才嗷嗷着问你干吗？傅生说，你应该去跟李小妮睡，我替她买了席梦思床，宽得很。一指说 你们床都准备好了 还是你去吧。俩人这样让来让去，让得都不想睡了。忽然，李小妮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说 你们两位正人君子 让完了没有 谁来跟我睡呀。一指说 操 你都听见了 狂笑着 又听见李小妮哭了 傅生吃了一惊 说 开玩笑的 干吗当真 不想李小妮干脆放声大哭起来，俩人一时不知所措，都呆呆地听着。

第二日，傅生想表示一下歉意，但看着李小妮已灿烂如初，早忘了昨夜曾大哭过一场。傅生觉着没有必要，也就不提。

### 三

当李小妮知道傅生整夜趴在电脑前是和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网恋，觉得傅生实在是幼稚得可爱。网恋那玩意儿 她也玩过的 不过是爱情泡沫而已 还互相见过面 等到一见面，网上的激情就像春梦一样了无痕迹了。不过，网恋也是好的，一次一次的网恋就像彩排，为真正的爱情提供经验。所以李小妮对一条浮在空中的鱼并没有什么感觉，那是一条虚幻的鱼，可以作为引子，开始她的爱情旅程的。

那夜，楼里不知出了什么故障，突然停了电，傅生的网上生活也随之中断，傅生在黑暗里呆了一会儿，除了上

网，就想不起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。操。傅生准备去北大南门的网吧上网。李小妮说：你要去哪儿？傅生说：我去网吧。李小妮说：你别去，我一个人害怕。傅生说：你也一起去吧。李小妮说：别去了，呆在黑暗里聊聊天不是挺好的。傅生只得留下来陪她。

傅生坐在客厅里，闭了一下眼睛，又睁了一下眼睛，发现睁眼闭眼都是黑的，就有点决定不下到底该睁眼还是闭眼，直到李小妮端着蜡烛来，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。蜡烛短而胖，红色的，就是酒吧里常用的那种，它自身的红颜色似乎比它上头的那团光亮还吸引人，傅生就有些兴奋，说：你怎么有蜡烛。李小妮说：上回过生日留下的，想不到还有用场。李小妮穿了睡裙，黑色的，黑夜的黑，是那种松松宽宽一伸手便可以掀起来的，就像掀开黑夜的一角，露出里面动人的白，其实不掀它也是不存在的，它是黑夜的一部分，李小妮就剩了脸、脖子、胸口以及双臂，浮在黑夜之上，况且又是烛光，就那么一团白，似乎也是穿了黑睡裙的什么身体，这烛光，这黑夜以及黑睡裙，使李小妮获得了一种虚幻的性质。傅生难免不为所动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俩人就抱在了一起，傅生的手掀开了黑夜的衣角。李小妮说：抱我进去。李小妮的声音也像一种幻觉。傅生就抱她进去。这也如同傅生所有梦遗的春梦，往往中途半端，傅生的身体颤抖了，尔后就僵那儿不动。李小妮说：怎么了？傅生说：没什么。李小妮说：你不要我？傅生说：不……不……李小妮即刻明白了，安慰说：没事的。没事的。

后来虽经李小妮的诱导，傅生的身体又发动起来，但

傅生的感觉很枯燥了，像是在完成一种非常枯燥的运动，尽管运动的效果不错，李小妮发出了呻吟，一种由痛和快活合成而节奏强烈的声音，可傅生听起来总觉着是肉体的另一种呼噜。

这个夜晚实在是一个糟糕的夜晚，它像梦，但又不像，梦醒了便忘，这个夜晚却注定要留在傅生的记忆里，而且是关于下半身的记忆，他的下半身似乎没什么可自豪的，几乎给他带来了耻辱。后来，他不愿跟李小妮第二次做爱，是否跟身体的恐惧感有关？事毕，李小妮说：

你在网恋 是吗？

傅生说 是的。

李小妮说，我不许你网恋。

李小妮可能觉得傅生已经和她做爱，便归她裙下，为她所有了。但傅生说，那不行。

李小妮说，她比我好吗？

傅生说，不知道，没法比。

李小妮说 她叫什么？

傅生说，一条浮在空中的鱼。

李小妮说 好怪啊 她是干什么的？

傅生说 不知道。

李小妮说 她漂亮吗？

傅生说 不知道。

李小妮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也叫恋爱？

傅生说，恋爱要知道这些干吗？

李小妮说，那你们怎么爱啊。

傅生说，就是不断地说话。